文章编号:1674-8107(2017)04-0083-09

从《瓦解》看阿契贝的“中间”文化观

秦鹏举

(玉林师范学院,广西 玉林 537000)

摘要:作为非洲“现代文学之父”,尼日利亚的钦努阿·阿契贝对文化采取一种包容辩证的态度即“从中间立场来看待事物”。这种文化选择,最深刻地体现在反击殖民文化、书写本土文化的《瓦解》中。《瓦解》的主人公奥贡喀沃的毁灭正是由于坚持文化的强势,不肯妥协和变通而造成的,这是他悲剧命运的深层原因,而他对伊博传统文化的背叛则直接导致了他的失败。阿契贝的“中间”文化观是伊博人偏重二重性的文化传统、非洲万物有灵的宗教传统和东方天人合一的传统文明共同造成的。当然,他本人的生存体验也至关重要。阿契贝的“中间”思维促进了对文明普遍性的质疑与对人性共通性的思考,有利于促进文化的和谐共生,对于提高东方文明的重要地位有着极大的借鉴意义。

关键词:阿契贝;《瓦解》;“中间”文化观

中图分类号: I712.076

文献标识码: A

DOI:10.3969/j.issn.1674-8107.2017.04.015

一、传统文化与西方文化的双重视角

国内最早对阿契贝《瓦解》进行分析的是发表于《世界文化》的《阿契贝及其小说〈瓦解〉》,该文概述了《瓦解》的故事情节,认为作者是重新寻找非洲的尊严。^[1]由此,国内阿契贝研究开始引起关注。比较有代表性的有:从英雄悲剧的视角来分析奥贡喀沃的命运,认为是性格偏执造成了命运悲剧,并影射了部落文化的崩溃。^[2]从民俗学视角来分析《瓦解》,指出主人公的悲剧不是个人性格的悲剧,而是社会、时代和民族的悲剧。^[3]从文化相对主义的视角来看待非洲文化与欧洲文化的关系。^[4]近来,姚峰运用后殖民理论家德勒兹的“小民族文学”的概念,对《瓦解》进行了深入剖析。^[5]

总体来说,还没有见到从中间文化观来分析阐述《瓦解》的论文,这也是本文尝试国内阿契贝研究开拓性的一面。

作为非洲“现代文学之父”,尼日利亚的钦努阿·阿契贝(Chinua Achebe)以其在非洲传统文化与西方文化的冲突中展现非洲本土有灵性的生命与灵魂和对现实政治的良知关怀而著称于世。^[6]然而,阿契贝对文化不取一种偏执的视角,而是站在一个辩证的角度即以“中性哲学”的思维方式来看待。对于殖民文化入侵非洲本土,阿契贝既不完全认同殖民文化,也反对死守传统文化,而是“从中间立场来看待事物”。他认为:

前面的人会看到鬼怪

中间的人是漂亮的幸运儿

后面的人会弄伤手指^①

这样能够“避免盲信一条道路、一个真理和一种生活方式”。而“中间立场既非事物之始,亦非事物之末;它明了可以投奔的未来和能够依靠的过去……”。这种文化选择,最深刻地体现在反击殖民文化书写本土文化的《瓦解》(Things Fall Apart)中。

收稿日期:2017-04-22

基金项目:广西高校中青年教师基础能力提升项目“钦努阿·阿契贝与非洲传统”(项目编号:KY2016LX261)。

作者简介:秦鹏举(1980-),男,湖北仙桃人,讲师,文学博士,博士后,主要从事东方文学与比较文学研究。

^①Chinua Achebe, *The Education of a British-Protected Child: Essays*, New York: Alfred A. Knopf Press, 2009. 后文出自同一著作的引文,将随文标出该著名称首词和引文出处页码,不再另注

《瓦解》作为阿契贝的首部长篇小说,带来了非洲文明复苏的曙光。小说展露了伊博(Igbo)传统社会的生活习俗、宗教信仰以及在西方文化冲击下传统文化不可避免的衰落过程。其中,人的处境和立场如何,他们是如何运思和实践的,具体来说,是一个非洲的部落英雄如何展开生命历程的,阿契贝都有生动淋漓的描述。

约瑟夫·康拉德的《黑暗之心》和乔伊斯·卡里的《约翰逊先生》,只是描写了一群在丛林里吼叫的“丑陋”而“滑稽”的黑人和一个逢迎拍马的“可怜人”。作为帝国叙事的反击,《瓦解》塑造了一个有血有肉、有爱有恨、脾气暴躁又不失悲悯的被恐惧折磨,视荣誉为生命的部落英雄——奥贡喀沃(Okonkwo)。这个人物身上具有普通人共有的优缺点,阿契贝按照人性的一般美学原则在塑造着自己的人民,但是作为部落英雄和表达自己文化观念的象征符号,阿契贝又不得不夸大了奥贡喀沃身上所具有的文化“叛逆性”,这种文化的悖逆在某些特殊的场合,就激发出一种非此即彼的二元对立思维,人物因此而走上悲剧命运也就不难理解了。透过文本显然的是:奥贡喀沃身上的勇武刚强一面被夸大了,当文化冲突袭来之际,部落民选择了逃逸和妥协,而奥贡喀沃却选择了坚守和抵抗。阿契贝曾在与拜尔顿·杰伊夫(Biodun Jeyifo)的对谈中说:“但你明白,文化是曲折发展和易变的,因为不如此,文化就不可能存在。文化对你说必须强势,必须这样那样,一旦这种绝对强势的文化对你这样说的时候,‘千万不要这样做,要把持住自己!’……文化是一个矛盾体,在他强势的同时马上就会体现充满爱、充满温柔的女性化的一面……”。^{[7](P118)}奥贡喀沃的毁灭正是由于坚持文化的强势一面,不肯妥协和变通而造成的,这是他悲剧命运的深层原因。

对奥贡喀沃悲剧性命运的描述中时时贯穿着阿契贝“中间性”思维的思考。奥贡喀沃极力要表现的刚强勇武,往往也联结和映照着他内心的恐惧和逃不脱的懦弱命运的冲击。他的父亲乌诺卡(Unoka)就是“软弱”的代表,这个喜爱吹笛好酒的懒惰男人,至死都没有摆脱“懦弱”的标签,最后被人抬到人神共弃的“凶森林”腐烂。奥贡喀沃所

取得的荣誉很大一部分归因于他父亲的刺激,他只能迎头以勇武刚强战胜来自家族的羞耻和内心的恐惧。他的儿子们喜爱围坐在妈妈的身边听古老的部落神话传说和寓言故事,这是喜爱猎取人头故事的奥贡喀沃并不赞赏的。作为克服恐惧的证明,他杀死了向他呼救并稚嫩地喊他爸爸的养子伊克美弗纳(Ikemefuna),这直接导致了大儿子恩沃埃埃(Nwoye)在精神上背离了他。在和平周,奥贡喀沃不顾部落神的禁忌而打骂年轻的妻子,但他为了给爱女埃金玛(Ezinma)治病而可以暂时放下强硬的面孔。奥贡喀沃与好朋友奥比埃里卡(Obierika)之间的对话形成了观点鲜明的争锋相对,尽管他们谁也不能说服对方,但奥比埃里卡的反驳对奥贡喀沃身上的刚强文化形成了一种解构和削弱。

在白人宗教入侵乌姆奥菲亚(Umuofia)之际,作者有意安排了奥贡喀沃的流放。根据萨义德对流放的解读:“流放(The exile)存在于一个中间位置,它既不完全在新的系统一边也没有完全摆脱旧的系统,它处于与旧的系统半牵连半脱离的位置……”。^{[8](P49)}而对于奥贡喀沃逃亡的母邦来说,“一个男人在事情顺利、生活甜美的时候,是属于他父亲的家乡的。但是,要是他有了忧伤和痛苦,他就会在母亲的家乡找到慰藉。你的母亲在这里庇护你。”^{[9](P94)}这是作者精心设置的一个文化包容圈,代表强硬文化的奥贡喀沃遭受厄运打击之际,唯有“女性”文化和“母性”文化才能帮他走出困境。这个情节不仅是主人公命运的转折点,而且也是阿契贝文化中间主义和平衡主义的完美诠释。当大部分人转向妥协白人宗教时,奥贡喀沃却逃离了自己的母邦,孤身与白人抗争,终因杀死白人信使而选择了自缢。

奥贡喀沃是一个勤劳、勇敢、果断、充满悲悯和怜爱之情的普通人,但同时也是一个野蛮、粗鲁、盲目而骚动,充满残忍和冷酷无情的理性英雄。这是一个深刻而复杂的伟大心灵,也是一个反抗与回心的灵魂。^[10]人性本身的多元性充分地体现于小说文本中,表现在奥贡喀沃的毁灭之途中,阿契贝正是通过其高超圆润的辩证艺术来完成其“帝国逆写”^①之政治动机。

^①首先由萨曼·拉什迪(Salman Rushdie)提出,后来在比尔·阿希克罗夫特(Bill Ashcroft)等著的“The Empire Writes Back”中进行了详细阐述,具体包括重置语言和重置文本两种策略。

不仅人物命运有着鲜明的辩证思维,而且在小说的结构和叙事视角的选择上也体现了阿契贝的双重观念。小说《瓦解》作为主观动机上的反殖民书写,不是对西方文化的全部否定和反对,而其客观上的内部透视也并非一味为民族唱赞歌。对于西方殖民文化,阿契贝认为:“一定有收获——我的意思是让我们不要忘记曾经有过的收获。我不是那些愿意说非洲在殖民年代根本什么也没得到的人中的一个,我的意思是这种说法太荒谬了——我们曾经得到很多。”^{[11](P13)}而对于传统文化,他认为:“我们不能自认为民族的过去是一首长长的、色彩明丽的田园诗,必须承认像其他民族的过去一样,我们有好的一面,也有不好的一面。”^{[12](P18)}“激进主义和保守主义都是看待事情的简单方式……邪恶不总是邪恶,善良从另一方面也会被自私浸染。”^{[13](P229)}

西方文化入侵非洲本土,最具有标志性的事件就是基督教的全面传播。非洲人对基督教的态度经由起初的抗拒、排斥到怀疑、模棱两可,再到妥协退让直至最终甘心情愿投身怀抱的历程,在阿契贝看来,原因不仅在于西方的武力和经济动力,更在于白人“在那些使我们团结一致的东西上面割了一刀,我们已经瓦解了”。衰败的裂痕总是始于堡垒的内部,歧视贱民、寡妇和抛弃双生子的陋习等从各个方面都积聚着部落衰颓的“恶”的力量。

阿契贝始终站在一个双重的视角来看待不同的文化。最典型的莫过于在《瓦解》的结尾中对奥贡喀沃悲剧命运所取的两种视角。如果站在部族视角,他的自缢是对部落最高神地母阿尼(Ani)的背叛,为部落民所不耻,但依然改变不了他是部落英雄的事实。在殖民者看来,这个故事就是“下尼日尔地区原始氏族的平定”,他们“不应该去关心怎样把一个吊死的人从树上取下来这类不光荣的琐事”。二者构成了一种绝妙的对比和讽刺,有力地揭露了殖民者的险恶用心。白人传教士布朗对待本土人士采取的是怀柔政策,而他的继任者斯密斯则是谴责布朗的这种“妥协和解”,“他看待事物黑白分明,而黑就是罪恶。他把世界看做一个战场,光明的孩子在这个战场上和黑暗的孩子做你死我活的较量。”结局不言而喻,布朗先生留下的气势恢宏的红土教堂在斯密斯先生手中化为一

片灰烬。正如族人扮演的祖灵所言:“他不懂得我们的风俗习惯,好比我们不懂他的风俗习惯一样。我们说他愚蠢,是因为他不懂我们的生活方式,也许他却因为我们不懂他的生活方式而说我们愚蠢。叫他走开吧。”奥贡喀沃和斯密斯的毁灭都是因为他们对文化采取了非此即彼的二元对立思维,而没有从两面或多面来打量文化所包蕴的力度。

阿契贝的包容辩证还在于他智慧地选择了殖民语言。在运用殖民英语的背景下插入非洲的智慧谚语,有关日常宴饮、婚嫁嫁娶、祖先祭拜、节日庆典、祖灵裁讼的部落习俗,各种童话故事和典故,非洲特有的专有词汇,明目不一的大小部落神灵,以及小说中充满有节律的雄壮口号之歌。这种混杂的语言是对殖民语言所包裹的意识形态的解构和模糊化,是呈现非洲本土文化的有力尝试。选择运用殖民语言还是本土语言,阿契贝认为这不是“一个非此即彼的问题”,而是“自始自终认为两者皆可”。

总之,在《瓦解》中我们可以看到一个永不安分的灵魂,一个动荡不羁的鲜明个性,他敢于打破部落规则,敢于孤身对抗殖民者,他似乎永远在做着违背部落民的“离心”运动。事实上,不仅奥贡喀沃的悲剧命运,而且在小说的整体结构和叙事手法上,阿契贝都运用了这种对比思维和双重辩证的思考方式。有学者认为,奥贡喀沃是一个“古希腊悲剧英雄”,作为传统文化的代表,他的命运不得不随着传统文化的衰颓而一齐“烟消云散”。^[14]人物的毁灭引发了一场思想上的强烈震荡,尽管小说有着强烈的讽刺政治寓意,但非洲文化与西方文化冲突中倾向平衡主义和包容主义的文化观念经由作者的艺术凝练也于此得到了呈现。

问题在于:奥贡喀沃根本就不是伊博部落传统文化的代表,而是传统文化的背离者。^[15]对传统文化的背叛直接导致了他的失败人生(或者说他的人生是一种非此即彼的对立人生)。那么,这个被背叛的传统是什么?它与非洲传统文化是否一致?放大而言,阿契贝所融注的这个传统文化与整个东方文明与文化有什么关系?它与整个世界文明和文化又有着怎样的关联?对这些问题的解析,我们必须回到伊博族人的世界。

二、伊博世界观、非洲传统文化与东方文明

在某种程度上,作为本土文化的逃逸者和叛逆者的奥贡喀沃是强硬的西方文化的象征。他有着部落文化的生活印记,但骨子里呈现的是西方的精神和灵魂,是西方文化没落命运的象征。阿契贝借用了叶芝的诗句作为小说的开篇:

在向外扩张的旋体上旋转呀旋转,
猎鹰再也听不见主人的呼唤。
一切都土崩瓦解了,再也保不住中心,
世界上到处弥漫着一片混乱。

这段出自叶芝《基督重临》的节选诗表达了他对一战后西方资本主义文明不可避免地走向衰落命运的沉重哀悼,与此同时,也是阿契贝表达本土文化走向相同命运的现实写照。从小说的行文看,作家设置了重重对照,像照镜子一样映出了彼此的关系和命运。在作家那深沉恳切、老练挥洒的文笔中,依然可以体会一种倾向“女性”文化和“母性”文化的态度。对于殖民者而言,非洲本土文化是一个沉默的“他者”;而对于部落民来说,非洲是一个灾难深重的被欺负的“女性”。非洲以其博大的“母性”宽容精神接纳了殖民者,然而,换来的却是惨遭蹂躏。这种包容充分体现在伊博人的世界观中。

尼日利亚东南部的伊博族人生活的地方是阿契贝的故乡,作者用如椽巨笔展示了伊博人的传统文化以及他们的世界观。在日常生活习俗、宗教信仰、艺术观念和村社管理上,伊博人都体现了一种流动的变化观和辩证的二元性。

“伊博人的世界观是冷静而理性的。”他们“偏爱二重性而非单一性”。在这里,“是一个充满生气和流动的世界”。伊博人有一句流行的谚语“没有什么东西是永恒的”,体现在他们的艺术中,是一种“永不平静的生气勃勃甚至显现出好斗的世界观”。^{[16](P62-64)}伊博人“这种共同的特质造成了伊博世界是一个不断发生改变的世界”^{[17](P15)}。在面临紧张的人际关系时,他们采取的对策是“迅速恢复和谐”,而不是生死争斗。

在伊博人眼里,世界是充满神灵的,但人们必须要对每一位神都小心侍奉,否则便会带来厄运。在神面前,人们不能选择单一的神,“所有的人都

必须同时侍奉所有的神。”

在当地,有一个被人们称作姆巴里(Mbari)的仪式,它是一个有关艺术的人文性的庆典活动。它不完全是口头艺术的庆典,也不仅仅是视觉艺术的庆典,而是一种通过戏剧和歌曲所呈现出来的艺术形式。通过这种艺术,我们能很好地理解他们对新与旧、可接受的规则与夸张的越轨之间的思考,同时,这也是对欧洲歪曲非洲没有文化的有力反击。

伊博人常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是“君主是敌人”,没有君主是部落生活的常态。每一个人都有“开口表述自己观点”的权利,完全不必担心因缺席而产生的后顾之忧。每一个人都是独特的,有属于他自己的位置,对伊博人来说,“首要的是承认个人自由”,他们“千百年来对政治融合有一种深深地不信任感”^{[18](P15)},因为他们觉得,一个人不能代替全体,那会妨碍个人的权利和安全,甚至带来灾难。“因此,人们宁愿要小的集体也不要一个人主导的大社会,这样就避免了‘某人代表你讲话,你却不知道他是谁’的情况。”^{[19](P78)}

这种没有中心主导的世界观为他们看待世界打开了另一扇窗口。同时,他们也把个人自由当成一种有限度的自由,伊博人通过两种方式来控制个人自由:一是集体的约束力量,二是道德的禁忌,二者把个人的权欲和野心合理地控制在一个限度上,使之与集体保持平衡。这种辩证的态度,深深地体现在伊博人“当一件事情发生的时候,另外的事情也会随之发生”的观念中。他们不会用一种固定的观点看待世界,没有什么绝对的事情,他们反对过度,认为人身上勇敢与懦弱同时并存。

阿契贝在文本中所表露的就是他隶属其中的这种辩证多元的伊博传统。当然,作家本身成长于一个双重文化交织的家庭环境中。父母都是虔诚的基督教徒,而他的叔叔以及周围的环境都赋予他一种非洲传统宗教的亲切感。母亲和姐姐经常给他讲传统的伊博族故事,村社里经常举行的各种传统节日庆典,如假面舞会等,都对年幼的阿契贝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这些影响都体现在他日后的文学创作中。阿契贝并没有因两种不同的宗教而产生分裂感,而是很好地将两种宗教情感结合在了一起。这种双重文化交织的生活情状,阿契贝形象地比喻为处在“十字路口”,“十字路口有一种

潜在的危险,危险是因为一个人可能陷入各种各样思想的纠缠中,但同时它可能是幸运的并带着福音般的先见之明回归人民。”这种文化距离感又使他获得了一份清醒的理性思考,因为“这个距离不会导致分离,而是会使双方结合,这就像退后一点的位置对于一个明智的观察者为了从容地、充分地欣赏一幅油画所占的位置一样”。传统的冶炼与家庭的熏陶共同铸就了一个包容而智慧的阿契贝,在他文本中所投射的就是这样一种文化观。

伊博部落的传统文化当然不能代表整个非洲的传统文化。一般意义上的“非洲传统”,是从一个可以概约的意义而言的。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尽管非洲民族众多、语言各异、信仰千差万别,但存在一些相同或相似的要素使之能够构成一个整体,并在概念上表述为“非洲传统”。那就是在“非洲传统”与“西方传统”的比照中,“非洲传统”所呈现出的特殊性即非洲松散的社会结构、自给自足的农耕经济与普遍的神灵信仰。非洲各部落基本上都没有严密的政府组织,而是呈现分散型的村社治理模式,靠部落领袖(祭司或酋长)的带领来完成各种社会化活动,如成人仪式、日常生活争端、婚丧嫁娶、节日庆典等等。非洲也没有大规模的工业生产模式,以小农经济的形式来维持自给自足的生活方式。普遍信仰祖灵和鬼魂,体现出鲜明的“万物有灵”的宗教神灵观。

著名的塞内加尔政治家、诗人桑戈尔曾这样描述他的家乡:“没有生者与死者的界限,没有现实与虚幻的界限,也没有过去、现在和将来的界限。当童年的我和小伙伴们一道牧羊、玩耍时,我们与活着的人讲话,同时也同祖先交谈,就像他们就在我们跟前一样。”^{[20](P13)}在非洲人的世界里,活人可以与死人生活在一起,当代人与祖先永恒地纠缠在一起。他们认为,祖先就生活在离他们不远的地方,就在山川万物中。这种浑圆整一的感性直观,形象地表达了非洲人对生命的深切关照和渴望。在非洲,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吃”^①,相当于个人的保护神,个人的命运与保护神是紧密相联的。“每一个人都有一个个体的吃创造着他,吃本来属于太阳的领地,但它又被诱导造访人间的圣地。一个人生活中的命运或多或少完全被他的吃所控

制。”^{[21](P6)}。非洲这些相通的要素决定了可以在概念上用“非洲传统”来进行表述。非洲传统在更高的意义上形成了非洲各个部族传统的基础,伊博的世界观就奠定在这样的非洲传统之上。

对于非洲人来说,无所不在的宗教信仰和无文字的口述传统形成了他们对传统文化认知的两个基本点。凭记忆的口述传统一方面受限于非洲人的生产力水平,另一方面来源于非洲人对书面文字的独特感知。他们认为,“文字缺乏人的声音的魅力”,“先知是不用文字的,他们的语言却更为生动。不会说话的书中的知识一文不值”。^{[22](P68)}一代又一代的格里奥^②们正是凭借口头的传唱而传承了历史,接续了传统,尽管这种方式不失模糊化。这样的历史感来源于非洲人特有的非线性思维。“对非洲黑人来说,时间是已经发生、正在发生、就要发生的事件的一部分。他们的时间是从‘现在’向‘过去’方向运动,而不是投向‘未来’。”^{[23](P232)}因此,他们相信历史可以加入个人的理解,每一个人所理解的历史也独具特色,但这并不意味着历史可以被外来者恶意地歪曲和篡改。他们相信灵魂不死,相信生命轮回,人、神、亡灵和精灵共同生活在一个有情的世界里。非洲人正是依靠这种生命循环论找到了与祖先接通的通道。他们相信精神的力量,它是“如此真实和亲近,它的各种力量互相交错,鼓舞着看得见的世界,因此人类,不管是异教徒还是基督教徒,不得不认真对待‘肉眼看不见的东西’”^{[24](P6)}。他们善于抽象思维,并且“相信物体有一种潜力”,人们从实践活动中可以鲜明地感受到。这种精神的力量鼓舞着非洲人,他们包容一切,涵纳一切,而又做出自己独特的贡献。

时至今日,我们可以在世界各地看到来自非洲的奇装艳服、夸张而又精美的雕刻艺术、广收博取而异彩纷呈的文学作品、澎湃的音乐(如流行欧美的爵士音乐就来自黑人的创造)和健美的舞蹈等。在这种多彩的非洲传统文化中,我们感受到的则是来自黑人的独具特色的艺术张力和一脉相承的文化传统的律动。

非洲传统是整个东方文明的一部分,东方文明正是在一种多元发展的状态中呈现出更高的统一性。河流文明赋予的农耕性质和基于血缘关系

①“Chi”,这是非洲人特有的一种称谓,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保护神,他们称之为“吃”。

②非洲世代相传的诗人、口头文学家、艺术家和琴师的总称。一部分进入宫廷,充当御用顾问和史官;另一部分为行吟诗人。

的人际纽带构成东方社会的基础,马克思形象地称之为“亚细亚生产方式”以及奠基其上的君主专制制度。因此,东方古代社会的经济、政治和社会形态的一致性决定了在文化上的大体相似性即天人合一的宇宙观,思维方式的内倾化与直觉化,人际关系的伦理化和等级化,生活方式的克俭无争。^{[25](P10-11)}这种统一的“东方精神”^{[25](P11)}表现在文学上则是:相互交流中的曲折而多元发展,整体风格的恬静自然,注重描绘主观真实,浓厚的宗教信仰,丰富的民间文学底蕴以及鲜明而悠久的民族特色。^{[26](P44-77)}非洲传统正是在统一的东方文化传统中突显了自己的宗教信仰和人与自然的天人合一式的宁静与和谐。受“万物有灵”观的普遍影响,非洲人把自然和世界中的一切事物都当作可以接纳的属于最高神的恩赐,这类似于西方基督文化的神恩普照。“自然被看作是上帝的造物,自然本身又是神灵,受到非洲黑人的崇拜。”^{[23](P200)}我们看到,阿契贝文本中所体现的一种中间思维其实就脱胎于这种包容而智慧的非洲传统与东方文明传统。

当然,需要辩证指出的是,当东方在整体上表现出一种和谐宁静的文化文学观时,西方正是由于偏向天人相分的理性逻辑而倾向于外在征服,并且在一定的时空范围内创造了辉煌的资本主义文明。西方人强烈的“人定胜天”的理性精神在各个文化领域均呈现出如手术刀般精细剖析问题的方式,大大推进了人类对自然宇宙和知识世界的深层探索。这种理性文明曾经被资本主义强行带到东方各地,因其强烈的侵略性而引发了殖民地人民同样强烈的抵抗。但也正是受惠于东方在整体上表现出的一种包容精神和博大胸怀,许多如阿契贝这样接受了两种文明熏陶的有识之士对待文化的态度持一种辩证的态度。比较有代表性的如中国的鲁迅、印度的泰戈尔、日本的夏目漱石等等,他们都曾对西方的文明表现出了一种辩证选择的态度,而不是拒之门外。尽管他们都在情感上并不能接受西方人对他们民族的殖民。而非洲的阿契贝由于其特殊的成长环境、对非洲传统文化和西方文化之间冲突的深刻体验及其独特而敏感的心灵,因而体现在他身上的中间思维特征也就特别明显和突出。

马克思指出:“意识在任何时候都只能是被意

识到了的存在,而人们的存在就是他们的现实生活过程。”^{[27](P72)}只有根据实践精神和实际生活状况,才能摆脱既定的思维定势和僵化顽固。非洲人既活在宗教的迷狂中,也活在现实生活的实际效用中。这从他们变通、辩证的文化观可以得到印证。惟其如此,才能摆脱西方文化中的主客分离,二元对立的分裂思维。也只有如此,叶芝所期待的“基督的重临”才成为可能。“没有事情的衰落,变化哪会降临到伊博人的土地上?”^{[28](P117)}从这个角度而言,文化的瓦解或许正是新生的象征。

三、几点启示

(一)阿契贝的中间思维促进了非洲人对文明普遍性的质疑与对人性共通性的思考。在阿契贝看来,“西方作者的作品总是自动地赋予普遍性。而其他人,必须经过艰苦的努力,才能获得这种普遍性。”阿契贝希望这种所谓的“普遍性”不要成为狭隘的西方中心主义的代名词,而是真正体现一种包容的世界胸怀。

阿契贝还对持“普遍文明”态度的奈保尔进行了批评。在奈保尔描写非洲的作品《河湾》中,这样开头:“世界如其所是。那些无足轻重的人,那些听任自己变得无足轻重的人,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位置。”^{[29](P1)}非洲人在他眼中没有任何意义,我们不得不怀疑奈保尔眼中文明的“普遍性”。如果说康拉德在作品中还描写了一些含混不清、嚎叫的“野蛮”人,那么奈保尔笔下的非洲和非洲人则彻底失去了意义。对于这样一种文明“普遍”论者,我们能期待他作出什么好意的评论呢?“不能”,阿契贝给予了响亮的回答。

在小说中,阿契贝并没有对传统文化衰落的历史现实做价值评判,部落传统文化的毁灭并不意味着西方文化的优越。西方学者所谓非洲人没有历史、没有文化、没有人性的谰言早已在事实面前不攻自破。著名学者马丁·贝尔纳在其巨著《黑色的雅典娜》中,以其深厚的学养和扎实的材料得出了一个震惊西方学界的观点:古典文明的深厚根源在于亚非语文化。这对于长久充任启蒙者角色和一副救世主心态的西方人无异于天大的讽刺。

按照非洲班图人的格言“Umuntu ngumuntu ngabantu”(一个人之所以为人,是因为其他人),

没有人可以单独为人,人性总是共通的。“我们的人性有赖于我们同类的人性。没有人或者群体可以独自为人。我们要么作为整体优于其他动物,要么迥然相反。”小说所描述的已然成为伊博传统文化和伟大人性“存在”的证词,他们“不是天使,也不是没有进化的人——仅只是人,他们常常极其聪明,在生活和社会发展中经常创造出成功的例子。”^{[30](P13)}

然而,中性哲思赋予阿契贝一种清晰有度的理性,避免了因历史伤害而产生的一种极端的民族主义情绪,陷入萨特所说的“一种反种族主义的种族主义”^{[31](P154)}的二元对立思维中。非洲人要做的不仅仅是回忆痛苦,更要“履行奉献之责,把谴责留在神灵的门槛上”。

(二)阿契贝的中间思维有利于促进多元文化的和谐共生。非洲文明和西方文明都是人类文明历史上长期积累而形成的璀璨明珠,应该相互尊重,互相包容,取长补短。“不同历史的相遇是会在一个宏大、和谐的广场实现,还是会饱受嘲讽和挖苦,取决于我们有没有学会承认彼此的存在并准备给予他人以人性的尊重。”

奥贡喀沃永远“在路上”,他的死亡并非结局,也并非开始。非洲文化与西方文化之间的碰撞没有价值好坏之分,这个历史过程永远在进行中,“好与坏的简单评价不适用,关键是看非洲人如何对待这种变化和如何利用这种变化来塑造非洲的未来……”^{[32](P70)}

“与两极对立的思维方式不同,中性思维方式立足于建设,强调事物对立双方的互养相成、共生共存,强调把握事物的平衡支点,做到不偏不倚、允执厥中。”^[33]阿契贝正是将非洲本土文化与西方文化置于中间的视角,直面现实,分析不同文化的优缺点,充分展示了他充满活力的辩证文化观。当然,需要强调的是,阿契贝对待文化的中间思维和

辩证思考并不是放弃对西方文化意识形态的警惕和批判。前者是对于人类共同创造的两个长程文明的理性态度,而后者是对西方文化中殖民主义和霸权主义的批判,二者不可混淆。阿契贝在这一点上,做出了十分清晰的判断和选择。

(三)阿契贝的中间思维对于提高东方文明的重要地位有着极大的借鉴意义。一种文化只有在和他种文化的比照中才能突显自身的价值和意义。文化没有高低之别,都是这个多元世界中的组成部分,文化和文明所需要的就是相互交流和借鉴。历史上缺乏交流的玛雅文明和埃及文明的死亡,就是力证。季羨林先生提出东西文化变迁的规律是“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34](P7)}。“21世纪将是东方文化重放光芒的世纪”。^{[35](P4)}“世界上从来没有永恒不变的东西,当然也就从没有一个永恒不变、万世长存的文化。”^{[35](P9)}西方历史学家汤因比和斯宾格勒认为,文明都有一个生长和衰落的历史变化过程,后者更是预言西方文明的没落不可避免。西方文明不可能永远独占鳌头,一枝独秀,在这个多元时代,需要的是保持一种开放的活力和多元辩证的思维。因为正如阿契贝所说:“世界由不同的民族和文化组成,所有的人无论生存环境如何有限,都在不停地劳动和创造。世界如果不能对此有所认识,不能寻找不同文化的独特优势,就会因此受损。”^[36]

歌德早就提出了“世界文学”的构想。实现这种“世界性”的文学理念,每个民族的文学都有助于推进这种文学梦想,每个民族都对推进世界的文明进程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从这个角度而言,非洲文学与文化和东方文学与文化也有自己的“世界性”。世界“世界着”,世界唯一能确定的就是“不确定性”。因此,对文化保持一种包容而智慧的态度,于人类何其重要!

参 考 文 献

- [1] 张湘东.阿契贝及其小说《瓦解》[J].世界文化,1999,(6).
- [2] 颜治强.从《瓦解》众人反观主角奥康科[J].湖州师范学院学报,2006,(5).
- [3] 黄永林,桑俊.文化的冲突与传统民俗文化的挽歌——从民俗学视角解读齐诺瓦·阿切比的小说《崩溃》[J].外国文学研究,2006,(5).
- [4] 陈榕.欧洲中心主义社会文化进步观的反话语——评阿切比《崩溃》中的文化相对主义[J].外国文学研究,2008,(3).
- [5] 姚峰.阿契贝的《瓦解》与小民族文学的游牧政治[J].当代外国文学,2013,(4).
- [6] 朱峰.家乡土地上的流浪者:《瓦解》中奥贡喀沃的悲剧[J].外国文学评论,2013,(4).
- [7] Edited by Bernth Lindfors.Conversations with Chinua Achebe[M].Starkville:University Press of Mississippi,1997.
- [8] Edward W.Said.Representation of the Intellectual[M].New York:Vintage Books,1993.
- [9] Chinua Achebe.The African Trilogy:Things Fall Apart,No Longer at Ease,Arrow of God[M].New York:Alfred A.Knopf Press,2010.
- [10] 蒋晖.现代非洲知识分子“回心与抵抗”的心灵史——对钦努阿·阿契贝小说《神箭》的分析[J].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6).
- [11] Edited by Dennis Duerden.African Writers Talking[M].Oxford:Heinemann,1979.
- [12] 俞灏东,杨秀琴,刘清河.现代非洲文学之父——钦努阿·阿契贝[M].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2012.
- [13] Rose Ure Mezu.Chinua Achebe:The Man and His Works[M].London:Adonis&Abbey Publishers Ltd.,2006.
- [14] 阿契贝.瓦解[M].高宗禹译.重庆:重庆出版社,2009.
- [15] 秦鹏举.文化冲突与传统之争——解析《瓦解》与《神箭》[J].宁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6,(1).
- [16] Chinua Achebe.Home and Impediments:Selected Essays[M].New York:A Division of Randow House,1990.
- [17] Victor C.Uchendu,The Igbo of SouthEast Nigeria[M].New York:Holt,Rinehart and Winston,1963.
- [18] Chinua Achebe.Home and Exile[M].New York:A Division of Randow House,2001.
- [19] Edited by Bernth Lindfors.Conversations with Chinua Achebe[M].Starkville:University Press of Mississippi,1997.
- [20] 李保平.非洲传统文化与现代化[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
- [21] C.L.innes.Chinua Achebe[M].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0.
- [22] [几内亚]吉·塔·尼亚奈.松迪亚塔[M].李震环,丁世中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3.
- [23] 艾周昌,舒运国.非洲黑人文明[M].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2008.
- [24] [英]E·帕林德.非洲传统宗教[M].张治强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2.
- [25] 黎跃进.东方文学史论[M].北京:昆仑出版社,2012.
- [26] 何乃英.东方文学概论(修订本)[M].广州:世界图书出版广东有限公司,2014.
- [27] 中央编译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 [28] Edited by Bernth Lindfors.Approaches to Teaching Achebe's Things Fall Apart [M].New York:The Modern Language Association of America,1991.
- [29] V.S.Naipaul.A Bend in the River[M].New York:Knopf Doubleday Publishing Group,1989.
- [30] Chinua Achebe.An Image of Africa[J].Research in African Literatures,1978,(1).
- [31] [美]伦纳德·S·克莱因.20世纪非洲文学[M].李永彩译.北京: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1990.
- [32] 高文惠.依附与剥离——后殖民文化语境中的黑非洲英语写作[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5.
- [33] 邹广文.中性思维、和谐社会与哲学的创新[J].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6).
- [34] 孟昭毅,等.中国东方文学翻译史:上卷[M].北京:昆仑出版社,2014.
- [35] 季羨林.东方文学史(上)[M].长春:吉林教育出版社,1995.
- [36] 姚峰.小民族文学的理论意义:作为个案的阿契贝的出版活动[J].文学理论前沿,2016,(1).

Achebe's " Intermediate" Culture Conception: Seen from Things Fall Part

QIN Peng-ju

(Yulin Normal University, Yulin 537000, China)

Abstract: As " father of modern African Literature" , Nigerian writer Chinua Achebe takes a dialectical and inclusive attitude toward cultures, which is featured in " examining matters in an intermediate stand" . Such a cultural choice is most profoundly reflected in his Things Fall Part which portrays local culture and rejects colonial culture. Okonkwo, hero of the novel, falls apart because of his insistence on strong side of the culture and because of his rejection of compromise and alteration, which form the underlying reason for his tragedy. And his betray of traditional Igbo culture leads to his failure. The " intermediate" culture concept of Achebe is result from the combination of the duality -inclining Igbo cultural tradition, animistically religious African tradition and Heaven-human-in-one Eastern tradition. Besides, his personal life experiences play vital roles. The " intermediate" ideas of Achebe inspires skepticism of cultural universality and meditations on common human nature, which is helpful for harmonious coexistence of cultures and significant for heighten the status of eastern cultures.

Key words: Chinua Achebe; Things Fall Part; "intermediate" Culture Conception

(责任编辑:刘伙根,庄暨军)

(上接第 78 页)

The Academic Values of the Exegetic Studies in Yu Chang's Xiang Cao Jiao Shu

GUO Hai -yang

(School of Chinese Literature, Luoyang Normal University, Luoyang 471932, China)

Abstract: Yu Chang's Xiang Cao Jiao Shu (Exegetic Books of Yu's) contains large quantity of exegetic and collation lingual corpus, in which the author shows proficiency in collating ancient Chinese classics through exegetic explanations of characters. Much of the materials are still useful for the studies today. In this paper, we examine the features of Yu Chang's collation practices in terms of word exegesis, character scrutiny and literature collation, with side proofs of the founding by some scholars today. We find Yu's studies academically valuable and pragmatically significant for lingual and literature studies.

Key words: Xiang Cao Jiao Shu; exegesis; collation

(责任编辑:刘伙根,庄暨军)